

难忘乡下老房东

刘友铸

1984年冬,我们驻胶东昆崮山区陆军某师奉命在牟平姜格庄北部一带沿海滩涂为总部开挖海水养殖基地。师炮兵团二营营部驻在一个叫王家疃的村子里,营长陆顺生和教导员住房东曲大姐家,技师马洋勇和通信员吴国荣住房东曲大哥家。当时我在师政治部工作,也经常下连队。

如今的牟平姜格庄,面貌焕然一新。2011年“八一”前夕,战友陆顺生从江苏江阴过来,专程看望20多年前的乡下老房东。这天下午,我与战友老马和小吴陪同老陆驱车来到记忆中的王家疃村,结果没有我们要找的人,大家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原来这里叫王家疃的有两个村,我们来到

是南王家疃,要找的人可能在北王家疃。

我们找到了北王家疃村,赶紧打听,老陆说出了房东的名字后,老乡连说“有!有!有!”顺着老乡指引的方向,我们来到了那户人家,这时从里屋走出一位女同志,老陆快步上前,立即喊了声“曲大姐!”那位女同志先是一愣,然后笑着问道:“您是……陆营长?”随之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曲大哥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闻讯后一溜小跑回到家。不一会儿,曲大姐叫我们去品尝她家的“地雷瓜”,大家边吃边聊,小院子里开始充满了欢声笑语。

老陆还讲起当年,施工正赶上严冬,海滩上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手脚冻得发麻,真有些吃不消。有幸的是,从工地上劳动一天下来,曲大

姐家早把火炕烧得烫手,我们晚上美美地睡一觉,第二天上工照样有劲头。小吴回忆起,那年他才18岁,从小没干过重活,在工地上十多个小时连轴转,回来后总想倒头就睡。而曲大哥把热水端到了炕头,看着我们洗脸烫脚,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样的待遇,只有在自己的父母身边才能享受得到。

听了这些话,曲大姐和曲大哥连连说:“当年你们执行任务不怕苦累,还抽空给我们担水、扫院子,我们也挺过意不去的。这么多年了,你们还特意来看我们,真像自己的亲兄弟……”说着说着,在场的人早已热泪盈眶,曲大姐更是泪流满面。

转眼天色将晚,只好向他们告别。我们的车子开出去好远,还能看到曲大姐和曲大哥及他们的家人在向我们招手……

行走烟台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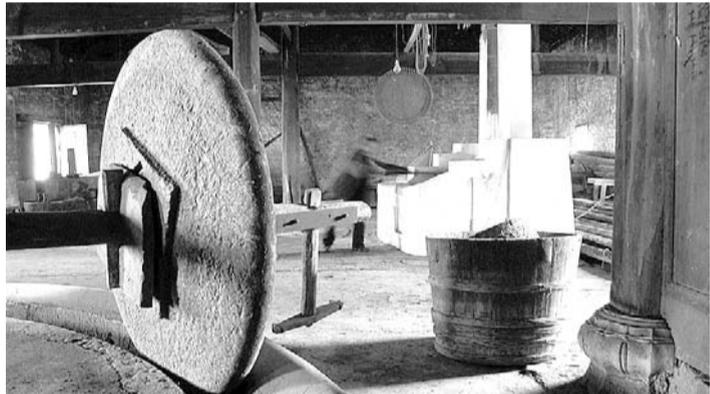
儿时的小油坊

宋长春

懂事的时候起,我村就有一座油坊。油坊很小,四盘人工推动的榨油机,五六个身强力壮的榨油工。每年立冬后,小油坊便在大队的安排下,选好人员,点火开灶,升起烟柱,宣示开业,为集体和社员加工花生油;同时,还兼营外村社员的加工活,挣点草脚费,添补添补损失。回忆起当年小油坊的情景,至今让我感到无比温馨,萦怀难忘甚至有点刻骨铭心。

无比温馨的是油坊那寒冷冬季里让人汗津津的温度,那让人一闻就不想离开的花生油的香气。冷粉熬热油坊,不冷不热是糖坊。土法榨油必须在3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进行,温度低了花生油是流不出来的。所以,小油坊里要天天保持20至30摄氏度的状态。那个年代,冬季的天气特别寒冷。家里很冷,油坊成了我那个年龄段的孩童最向往去的充满温馨的地方,去享受温暖,享受香气。

萦怀难忘的是油坊那油腻腻的



木门,油腻腻的墙壁,油腻腻的草。爱干净的人是不敢进去的,稍不留神就会沾上一身油。我不怕,因为我身上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除了过年从不穿新衣服,沾点油也无所谓。放学后经常和小伙伴到小油坊玩,在那油腻腻的门里、油腻腻的草里窜来滚去,大家都毫不在乎,尽情愉悦。

刻骨铭心的是在油坊里有时能

吃上口软乎乎的花生坯,运气不错时还可能吃上那带着温度的滋滋冒油的花生饼;心眼多的还可以偷偷抓一把花生米揣兜里,慢慢享用。之所以说刻骨铭心,是因为那个年代生活的艰苦,艰苦到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顿似饱不饱的白面馒头。

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小油坊曾经陪伴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童年的炸馓子

刘烟生

馓子在我童年记忆中是一种极好吃的食品。每逢过年,母亲都要炸馓子给我们兄妹解馋,并送一些给东邻西舍品尝。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尚处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炸馓子需用的面粉和花生油、白糖都限量凭票供应,母亲便平时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留着腊月开始制作馓子。

母亲系上围裙,动手和面。先在面盆里放进面粉和白糖,打进两枚生鸡蛋后使劲揉匀。然后,舀凉水再把面粉调成面团后,放在盆里醒着。过30分钟时间,再把醒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使劲揉。把揉好的面团揉搓成鸡蛋粗细的长条后,揪出一块鸡蛋大小的剂子,用擀杖擀成薄薄的面片,再用刀在面片中间划上几道口子,然后一抻一翻,那面片就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状,放进烧热的油锅一炸。一会儿,炸熟的馓子浮上来,母亲用笊篱把它捞出,放到盆里沥沥油。这时,我们兄妹各个垂涎三尺,便迫不及待的抢上一个,先吃为快,那馓子在口中“哗啦啦”发出脆响,来不及细品香甜滋味便落下了肚。

如今,过年炸馓子在我们家仍是经典的操作项目。可是,这馓子却越来越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以致使我怀疑起我的制作技术没有得到母亲的真传。女儿说,您一炸就是三大盆,怎么能找到当年的感觉?

我望着童年的可口美味,思绪万千……

山乡的雪

刘吉训

入冬时节,山乡的山山岭岭早已银装素裹了。那是一个银色的世界,天地融为一体,没有尘埃,没有喧嚣,没有雕琢。

山乡的雪,就那么纷纷扬扬地从天空飘下来,一片一片地落在田野、院落、屋顶和茂密的林梢,沉睡的村庄仿佛浑然不觉。一大早,农人同往常一样“吱呀”地打开院门,刺眼的光芒扑面而来,清凉的空气拥鼻而来,眼前的天地一夜之间变了个样,茫茫的银白直逼过来。农人眯缝着眼睛,并没发出“啊”“呀”之类的惊叹,而是细细地瞭望远处的山,分辨近处的岭,搓搓手,呵一口气,嘴角不时地啾几下,脸上的皱纹里溢出不易察觉的喜悦。一场大雪,兆示一个丰收的年景,庄户人家,自有一种渴望漫天瑞雪的抒情方式。

在清纯亮丽的晨曦中,在鸡鸣狗叫的乡音中,村落里有人走了出来,走进了完整无损的雪被里。踩进厚厚的积雪,脚下发出“嘎嘎嘎”的声响,农人心里升起一股快意和踏实,走到自家的麦地和菜园里,蹲下身去看一看,抓一把雪在手上掂掂,在唇边嗅嗅,又抖落下去。一起身来,看见邻里也在不远处看自家的麦田,就没话找话地说:“好大的雪。”邻里也跟着说:“好大的雪。”算



是打个招呼。面对这场大雪就这么覆盖了村庄,庄户人家心里盛满惬意,没有更多的话题,他们的话题,深藏在积雪下的土壤里,淹没在漫天飞扬的雪花中。

山乡下雪的日子,是宁静的日子。牛羊不上山了,关在圈里喂干草,路上没有牧童的吆喝声;麻雀不觅食了,蹲在屋檐和岩缝边四下张望;袅袅娜娜的炊烟里,隐隐传来一只喜鹊孤单的鸣唱……老爷们儿双手插进

袖管,在田埂上转悠,烟斗里升起的缕缕青烟,散散淡淡地写着农闲的恬静。

山乡的雪景是原始的景致,一草一木、一石一土都裹着一片莹洁,自然纯净。山里的雪花,就那么默默地洒落下来,点点滴滴地积起来,一丝一缕地融化,悄无声息地滋润身下的沃土。乡亲们沐浴了雪的灵光,吮吸了雪的甘甜,一如山里雪般醇厚质朴,胸怀也那么透明坦荡。